

马识途

三战华园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· 革 命 故 事 ·

三 战 华 园

四川人民出版社·一九八二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马幼明
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插 图：李万春

三 战 华 园

马 识 途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印张2.5插页4 字数44千

1982年2月第一版

1982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200册

书号：10118·506

定价：0.26元

一 回老家去打

这个故事发生在成都，但是我要从重庆说起。

一九四七年的早春二月，重庆已经不很冷了。早晨的山城，揭去浓雾的被，她苏醒过来，明晃晃的太阳照在她的头上，暖意洋洋。南山的松岭，浮在乳白色的雾带上，显得特别青翠。碧绿的江水，从她的脚边流过，泛起一片片耀眼的粼光。早春的确已经来到山城，不仅报春花早已开放，连朝天门万人践踏的土坡上和石梯缝里，野草也顽强地伸出头来，向长年在那里爬上爬下的干人和苦力问好。河坝边一串串纤夫在吆喝着雄壮的号子，在悬崖下坎坷不平的江边小道上挣扎前进。

停靠在朝天门码头的一艘登陆艇，挤格密格地装着一船壮丁，说是“壮丁”，实在不壮。在艇上军官的皮鞭挥舞和恶骂声中，在岸边站满的宪兵的监视下，登陆艇开出了朝天门码头。接着是一艘川江客轮停靠拢来。这艘客轮本来昨天天黑前就到了朝天门外，因为现在正是“勘乱建国”的非常时期，兴了新的规矩，所有的客轮到了重庆，都被勒令停

在江心，等候穿着宪兵制服或没有穿制服的负有特别任务的人们坐上小艇，登上客轮，进行周密的检查。等他们盘问了每一个旅客，认为是合格的良民后，才准客轮靠拢码头，让旅客上岸。

在诚惶诚恐地走过趸船跳板的旅客行列里，走着一个三十来岁年纪，穿着长袍，手里提着行李包的人，他便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洪英汉。由于他的右手食指短了一截，在轮船上很受了一阵盘查。倒不是怀疑他有别的问题，是怀疑他是不是一个自残手指逃避征壮丁的人。那个时候，老百姓怕拉壮丁去打仗，有的就故意把对于扣步枪扳机十分重要的右手食指砍掉。有的妈妈甚至狠心地在儿子熟睡的时候，偷偷地用针把儿子的右眼扎瞎，以求不再被拉去当炮灰。洪英汉的右手食指残缺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那是他在华北战场上打仗，他正举起手枪射击的时候，被敌人一颗子弹飞来打断了的。当然他不能向宪兵这么如实报告。他找了许多理由来开脱。好在他身上带的证件十分齐全，是一个中学教员，到成都找生活去的，才被放过了。

洪英汉坦然地提起行李随大家登上了朝天门。他在高处把行李包放下，舒了一口气，展眼望去，青山绿水，这是多么可爱的家乡呵！他没有站在这朝天门码头上远望，已经有六、七年了。一九三九年

他曾经被调到红岩村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，担任过警卫工作，后来一九四一年疏散人员时，他被疏散回延安，转到华北敌后去了，一直在那里打仗，立了不少战功，当了团长。

这才不过一个月以前，他正在华北战场上和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顽固军鏖战，很打了几个胜仗，实在痛快。他和他的老伙计，和他一块在川北参加红军、现在是他的团政委的丁元明带着部队，踏上新的战场。他和丁元明并肩走在前头。丁元明说：“看来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开始了，杀向南方，解放家乡的日子要到来了。”

洪英汉兴奋地说：“我多么想打回老家去呀。”

他们正说着，纵队王政委派通讯员来喊他们回司令部，说是接受新任务。他们回到司令部，王政委正忙着，他们便坐在那里等待，一面喝水，一面猜想新的任务是什么。洪英汉说：“大概又要叫我们去拣块肥肉吃了。”丁元明却说：“不一定，说不定是叫我们去啃硬骨头呢。”洪英汉说：“那更好。”

他们正说着，王政委进来了，他在门口听到他们说的话，一进门就插话说：“也许两样都不是呢？”他们两个站起来敬礼，王政委挥手叫他们坐下，单刀直入地说：“事实上和你们猜的完全不同。老洪，中央来了调令，要调你回四川工作，没意见吧？”

洪英汉愣了，完全没想到，他不知道怎样回答。

丁元明说：“那好呀，他刚才还说打回老家去呢。”

王政委说：“不是打回老家去，是回老家去打。四川省委向中央要军事干部，回四川去领导武装斗争，老洪是四川人，老红军，会打仗，又回过四川，所以选中你了。”

洪英汉说：“这意思是只调我一个人回四川，不带队伍去，到那里去重新拉队伍？”

王政委说：“正是这样，不要说队伍，连手枪也不准你带一支去，还要化装成老百姓回去呢。到那里重新拉起部队来干。”

丁元明说：“那好，老洪，你去搞第二条战线，我们两面夹击，会师巴山蜀水吧。”

洪英汉交了工作，换了便装，决定绕道武汉到重庆去。丁元明送他一程又一程，洪英汉说：“老丁，不送了。”

丁元明感慨地说：“是呀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但是我想起我们一块在四川的老家受苦，一块参加红军，一块走上长征的路，一块打了十几年的仗，几乎总在一起，现在你忽然要走了，而且是回老家去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喉头竟有些哽咽了。

洪英汉似乎没觉察老战友的情绪，一提到家乡，

感情又重新激动起来，说：“是呀，十几年没想过家。说也奇怪，昨天晚上我忽然梦见回家了，还是我们离开时候的那个样子。可是谁知道我们那苦难的家怎么样了。”

丁元明不想再往感情的漩涡里钻了，他振作精神说：“有一句话叫：石头在，火总是不灭的。在家乡总有党，总有干人，总有斗争，说不定斗争的火焰烧得正旺呢，不然调你回去干什么？”

他俩依依不舍地分手后，洪英汉费了好多周折，才到了武汉，搭上客轮到了重庆。现在他正站在朝天门码头高处往北边望。那青山后边该是他的老家了，那白云浮动的远方，该是华北解放区了，他真是思绪万千呵。

二 接受任务

洪英汉现在已经走在红岩村的山路上。还是过去的样子，“阴阳树”也还在。他沿着阴阳树的右边小路走去，已经望得见红岩村那假三层楼房了。呵，红岩，你好！

他走进会客室，把信交给传达同志。他老实地坐在那里等。他装着不知道传达同志正在用手按桌子

下面的暗号电铃。当他七年前在这里工作的时候，是很熟悉这一套的。果然过一会，进来一个青年，他不认识，把他的信拿了进去，过不多一会，有一个大姐从传达室通大楼的一个暗门出来了。一见面就叫他：“小洪，你到底来了。等你好久了，还以为你不来了哩。”

洪英汉一看，想起来了，是当时南方局组织部的李大姐。他忙迎上去说：“李大姐，你好！服从命令听指挥，哪能不来？这路程太远，实在难走呵。”

“好，好，我们上楼吧。”李大姐带着洪英汉从秘密小门进去了，一边走一边说，“你要再过些日子不来，说不定你来了，也找不到我们了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内战打起来了，国民党不欢迎我们，要送客了。说不定都请去住他们那不要钱的旅馆呢。”

李大姐把洪英汉引到了省委书记吴老的办公室，吴老和组织部的江部长热情地接待了他，亲切地询问前方战事和他一路上的见闻。一会，说到正题，吴老说：“小洪，调你回来，是分配你到川康特委，他们需要武装干部，他们正在川北川康一带农村，发动农民，抗租抗粮抗丁，准备发动武装暴动，开展游击战，配合解放区，迎接解放。好在你

是那一带的人，回老家去打吧。”

江部长说：“小洪，哦，恐怕该叫你老洪了，你的具体任务，由川康特委分配，大概是回你的老家。那里并没有现成的队伍让你带，你还要去那里做艰苦的工作，才拉得起队伍来。你去成都怎么接头，由小李和你具体谈吧。你过去没有在白区工作过，这和在解放区工作不同，和在解放区打仗更不同。因为我们既没有政权，也没有强大的武装部队，不是兵对兵将对将地你来我往地拼杀，这里看不到战线，战斗却十分激烈，稍不注意就陷入重围，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。斗争比较艰巨，生活比较艰苦。要坚决地相信，我们会胜利，同时又要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心，还要有和敌人拼命周旋、斗智斗力的勇气。我看你索性不忙，在这里住两三天，小李给你讲一讲白区工作的一些要领吧，特别是你不熟悉的秘密工作技术。”

李大姐说：“好吧，我们到隔壁去谈吧。”

到了隔壁房间，李大姐首先对洪英汉宣布纪律。她说：“你是要下山到白区去工作的，因此你在这里尽量少出头，不参加这里同志们的一切活动，甚至不必和其他同志打招呼，更不要透露你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干什么。我跟你谈的东西，不准记笔记，不准和别人讲。”

洪英汉都一一点头答应了。

李大姐在这两天里，又详细地向洪英汉讲解江部长前两天对他讲的那些话，特别提到“相信胜利，准备牺牲”的精神。她说：“相信我们的事业是革命的事业，是正义的事业，我们必定取得最后的胜利，但是又要随时准备牺牲自己。我们也许来不及看到胜利就牺牲了，但坚信我们的党会胜利，会解放全中国。相信胜利，就有信心，准备牺牲，才有勇气，有了信心和勇气，才能临危不惧，克敌制胜。”

然后李大姐向他讲了一些白区工作的秘密工作要领和秘密工作纪律，还教给他一些接头、通信、旅行、住店、通过盘查、防止和摆脱特务盯梢的种种办法。但是她特别提醒洪英汉说：“不要有神秘感。最能隐藏自己的办法就是置身群众之中：象鱼在水中一样。我们决不是干特务或间谍工作的，象国民党说的那样。我们的着眼点是做群众工作，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，领导群众进行斗争，最后发展到武装斗争。”

两天一晃就过去了，洪英汉听到李大姐讲了那么多过去他不知道的道理和办法。可惜时间还短了一点，不过正如李大姐说的：“一切要依靠自己去干，在干中学，甚至难免还要犯些错误。”最后，李

大姐拿出一张纸给洪英汉看，对他说：“你去成都和川康特委接头的办法，我们已经通知了特委，你到了成都，找一个小旅馆住上，然后去看一个你认为合适的茶馆，最好是东大街的华园茶厅。那里我去过，比较大，喝茶的有几百人，容易活动一些。你把华园茶厅的名字，填在这上面‘商号’的前面，把你的特征和当时的穿着打扮，填在这空格上，按这个格式到《成都新报》去登一个‘寻人启事’的广告。登出广告的第二天起的三天内，你每天上午到那里去坐茶馆，特委便会有人来找你接头了。接头的口号写在这张纸上，你马上把它背熟。”

洪英汉接过另一张纸条，一面看，一面暗记。

李大姐说：“四川的特务很多，成都也一样，十分疯狂，总想破坏我们。你回四川准备武装斗争的事，你去成都的事，除了川康特委正副书记知道外，不准别的人知道，所以不用他们的一般通信处，临时用这样一个办法接头。你到那里要特别警惕，事事小心，沉着勇敢，临机应变。这两张纸上写的只能心记，不能留底。”

洪英汉把那两张纸再看一遍，马上退给李大姐说：“我记住了。”李大姐马上擦一根火柴把这两张纸烧掉了。

李大姐又说：“我们和川康特委书记老赵还单

独约了一个暗号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，是紧急时刻用的。也告诉你吧，只用这一回了。如果有人走到你的面前来，用右手的大拇指、食指和中指伸着，无名指和小指屈着，放在他的胸前，同时又用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指伸着，大拇指和食指、中指屈着搔他的头发，不说话你也要跟他走，叫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，你同时用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伸着，大拇指、食指和中指屈着，放在你的胸前，作为回答。”李大姐马上示范表演一下，十分随便，很难被人察觉，并且叫洪英汉表演回答的手势。

最后李大姐拿出新证件来交给他说：“你原来用过的证件拿出来毁掉。你回四川的路上用过，不能再用了。你现在是一个跑单帮的小老板了，从此改名换姓了。”

“是呢，我在一路上，他们盘问得好紧，特别是在朝天门轮船上的检查，差一点脱不到手，老问老问。”洪英汉说。

“什么？在朝天门轮船上对你盘问很久？”李大姐惊奇地问，她想一下说，“不对头了，你一路上红岩村来，发觉后面有人跟你吗？”

“我没有特别留神，大概没有。”洪英汉说。

“怎么说‘大概没有’？我看，说不定他们已经注意了，一路跟来看个究竟了。他们也可能记下你

的名字职业和你那断食指的特征了，你要尽量不亮出你的食指来。说不定他们正在山下马路边等你呢，等你一下山，把你抓起来再说。这倒有点麻烦了。”

洪英汉对于李大姐这么高的警惕性实在佩服，只是他觉得，是不是真有那么严重？不过，他没有说出来。

李大姐又说：“我看你进到我们这里来后，走起路来，皮鞋踏得梆梆响，手甩得很有精神，不象教员走路的文明架式，倒象个武人，你以后是小商人了，走路要象个小商人的样子。”

这也是洪英汉简直没有想到的，他佩服地点一下头。

李大姐又说：“你是一个行商，既没有带货，就要带钱，才象个行商的样子。正好我们给川康特委要送点经费去，你就带去吧。”于是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美钞和散碎金子，还有一个金戒指，交给他。叫他把金戒指戴在手指上，说：“这金戒指也是川康特委送来的，也算一种信物，证明你的身份。”李大姐另外拿出一叠钞票来交给他，说：“这是你的路费，你下山去后，找个旅馆住上，赶快找去成都的‘黄鱼车’，快点上路，不可久留。”

“好。”洪英汉把美钞、金子和钞票在身上放好，戴上了金戒指问：“我马上就下山吗？”

李大姐笑一笑说：“这里是上山容易下山难。说不定他们已经在山下等你，想对你见面发财呵。你这样下山不保险。你等一等，我去请示吴老。”

李大姐去了一会，吴老和江部长都出来了。吴老说：“为了安全，还是坐我的汽车去吧。”

江部长说：“把你甩在沙坪坝到磁器口的半路上，你自己从沙坪坝坐船回城里去吧。”

李大姐把司机小陆也找来了。当着洪英汉的面对他说：“小陆，你把这位同志送出去，要保证不带尾巴。”

小陆说：“是。”回头对洪英汉说：“那么走吧。”

洪英汉告别了吴老、江部长和李大姐，随小陆走了。他们走下红岩村，已经发现有一部吉普车远远停在路边。小陆轻声说：“今天要麻烦点，但是不要怕。”

他们两个坐进小卧车，小陆开车，飞快地向沙坪坝方向跑去，后边那部吉普车便远远地尾着跟来了。小陆从反光镜里看到了，对洪英汉说：“你看，他们给你送行来了。”洪英汉朝后窗望去，果然看到一部吉普车跟了来。

小汽车高速行驶，飞奔到沙坪坝前面公路的多弯道的地方。小陆开到一个转弯处，猛刹车，急开

车门，告诉洪英汉：“快下，钻进坟场去。”

洪英汉敏捷地下车，三脚两步跨上土坡，隐入乱坟后边去了。他从坟场望出去，只见小陆把小车飞快地开往磁器口，吉普车仍然跟着开去。小陆大概是兜一下风就开回去，吉普车上的特务追逐落空了。洪英汉高兴地笑起来：

“真有意思。”

三 灵敏鼻子

成都少城娘娘庙六十六号有一个相当豪华的公馆，里面有花园、洋楼，不过这只能从远的地方看到，大门口里有一个花坛和照壁遮住了，看不进去。附近的人只听说这个公馆的主人姓牟，是一个作进出口大买卖的经理。但是从来没有见他出来拜访街坊邻里，甚至谁也没看见过他的尊容是什么模样。要说是做大买卖的豪商，就应该有大腹便便的老板和花枝招展的太太进进出出，夜夜都会灯火辉煌，开不完的宴会和跳舞会吧。这里却是门虽设而常关，进出的人不多，相当冷清。通常可以进出少城一般公馆卖点小东西，送去时鲜果菜，或收买破烂的人，都进不了这个公馆，因为看门头一个也不准

进去，凶得很。也看不见一个跑腿的后生、随房的丫头和厨房大师傅出来到街坊邻里去串门、喝茶、说闲话。有时候有穿西装，戴礼帽，文质彬彬的人，也有穿密排扣子的靠衣打扮的人，鬼鬼祟祟地偷进偷出，有时还看见挂着黑色窗帘的小汽车和挂着门帘的私包车，直出直进。有的街坊猜想：“这恐怕是做黄的和黑的买卖的地方吧。”那就是说，偷运鸦片烟和走私黄金的投机商人的公馆。或者索性是做不要本钱的买卖的人家，到外地去打家劫舍，杀人越货，在城里掌红吃黑，坐地分赃。谁能想到这便是国民党特务在成都的大本营，军统蓉站呢？他们做的的确是不要本钱的买卖，专门贩运人头呀，谁也不知道在花园洋房的后面还有一个专门关押共产党人的密窟。多少好汉在那里受折磨和考验，多少英雄在那里流尽最后一滴血。

且说有一天，有两个看来斯斯文文的人来到这个公馆，门口传达以后，马上被请了进去，这是邮检所的两个小特务，有要紧的情报来向特务蓉站的情报组长王元吉报告。情报组长认为这个情报特别重要，把邮检所的两个小特务打发走了以后，马上拿着邮检所查到的信，经过两天的调查统计后，喜滋滋地回来向蓉站站长牟力行作报告。

这个牟力行便是这个公馆的老板，他是一个其